

众生·人民路

## 走向人生边上

| 阳羨法公 文 |

近读杨绛先生的《走在人生边上》，颇有感慨。这本书，4万多字，是杨绛先生从94岁开始，用两年半时间写成的。她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回望人生，思考人生的根本问题，探索人生的价值。我边读边跟着杨先生思考，思绪开启着古稀之年的人生旅程。

岁月似流水匆匆而去，不知不觉地我也跨进了“70后”的行列。说实话，在此之前，自己还没有感觉到“老”。而现在到了70岁了，想起杜甫的“人生七十古来稀”之句，再看看政策和法律对70岁以上老人更加优待的规定，还有诸如驾车等技能工作的限制条件，应该承认，70岁真正开始要老了。根据科普知识的介绍，70岁以上的老年人，脑力、代谢力和免疫力等都会明显开始衰退，老年生活将开启新的时期。

杨绛先生十分睿智，用“人生边上”一词，替代那个不受欢迎而又无可避免的字。90岁时，她说是站在人生的边上，100岁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她说是坐在人生边上。那么，70岁、80岁呢？顺着杨绛先生的逻辑思路，我认为，70岁应该是走向人生边上，80岁则是走近人生边上。

走向人生边上，听起来不是那么顺耳，更不悦耳，但这是自然规律，每个人都无法逃避。你看那些封建君王，炼仙丹谋求不死，有用吗？再看那些善男信女求神拜佛祈求长生不老，也是梁

山的军师——“无用”。面对70岁开始的老年生涯，我们唯有调整好心态，以平静心情，笑迎夕阳。

百岁老人杨绛先生不愧是人生导师，对如何过完人生的最后阶段，到达人生的终点，她指点我们的是“走”。是的，面对人生终点，我们不能跑，更不能借助任何交通工具加速，那等于是加快结束生命。我们也不能爬，更不能躺，因为那是病态，会让生命提前停滞。走，是最恰当的。老年生活刚开始，距离走到人生边上还有漫长路程。尽管在走向人生边上的路途中，会有风雨、坎坷与磨难，而更多的是有阳光的陪伴，路边的鲜花会向我们微笑，天边的晚霞会向我们招手。只要我们充满信心，科学地生活，就能走出晚年人生的精彩。

走向人生边上，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路漫漫，不要急，愉快地走。要多让少争。面对社会上的各种诱惑，遇到所谓的“名利”，要让开，不要去争。保持平常心，用我们丰富的处世智慧，解决好晚年生活可能会遇到的矛盾、坎坷和磨难。凡事让一让，日子就顺畅。要多动少闲。既要多动身子适度锻炼，也要多动脑子学点新知识新科技，不能与社会发展脱节。闲而无事是非多，找点爱好，寻点乐趣，让生活快乐起来。要多悦少怨。国家对老年人的关爱和保障会越来越来好，我们要知足，知足才能常乐。不要生活在抱怨

中，沉浸在责怪里。忧郁的天敌是快乐愉悦，只要心中有阳光，晚年生活的路途上一定会“彩霞满天”。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人生的晚年是最宝贵的，应该十分珍惜，彰显人生价值。季羨林老先生曾说：“如果人生真有意义和价值的活，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我的理解，每个人在人类发展的长链中，都是真实的一环，都有存在的意义。人老了，更要有责任感。人到古稀之年，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掌握了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也积累了睿智的人生经验，这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传承下去就是对人类的奉献，也就体现出季羨林先生所言之人生价值。我有许多熟悉的老同志老领导，他们退休不退志，在街道、在学校、在协会、在家庭，用不同的方式，关爱着下一代，传承着人生的智慧和经验，同时也收获着老年生活的快乐。

走向人生边上，步伐要稳健。我曾是个军人，深知军人的步伐既稳健又有风度，老年生活也当如此。迈开军人般的步伐，不抢道不抢先，稳稳当地地走，必要时“原地踏步走”，走“慢”一点就是延长生命。

毋庸讳言，70岁已经来到了走向人生边上的始端，我们要勇敢地面对。“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在夕阳下，在风雨中，努力走出人生应有的风度！

悠游·十八湾

## 普者黑赏荷

| 李海 文 |

清晨醒来，看到窗外远山白雾迷蒙，瞬时想到要去普者黑看薄雾中的荷塘，便独自一人前往。

六七月份，普者黑荷花绚烂，近日从微信朋友圈里得知几个农家荷塘，那里的荷花开得正艳。

从丘北县城出发沿着荷花大道直走，到布尼村岔路左转，二十分钟左右就到达目的地。还没下车，便看到大片密密层层荷花，直达远山和天际。规模甚大，给我震撼之感。

一下车，便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荷园大门是用木头搭建的，一条木板栈道由大门伸向荷塘中心。再往前又分成几个岔道。错综交叉的栈道之间有几个草顶木地的凉棚伫立其中，棚子里放置着凳子，供赏荷人休息小坐。荷塘深处有平板圆石铺就的小径穿梭其间。

清晨略有薄雾，赏荷人迹稀少。空气清新。满塘荷花盛开，置身其中，恍若仙境。人与荷花，与天地山水融为一体。不时闻到清香气味，若隐若现，而芬芳真实存在。

荷叶挨挨挤挤，荷花在叶丛中露出来。这么多的荷花，每一朵都分外妖娆，但又各有各的姿态。有的还是花骨朵，有的半开，有的花瓣全展开了，有的花瓣已经掉落，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有的高过头顶，好似有人擎着高高的火把，高过远处的山顶，又好像直入云天；有的躲在叶丛中，好似害羞的小姑娘；有的刚刚高过水面，仿佛在照镜子……真叫人赏心悦目，目不暇接。我如痴如醉地穿梭在荷塘中，不停地按下快门。有时也会伫立不动，静静观望。

太阳从薄雾里钻出来，晨曦照耀。叶更绿，花更红。“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远远望去，一朵朵荷花仿佛一群身着红衣裳绿裙子踏歌起舞的江南女子。

太阳越升越高，云端之下，在亭子里独坐。一缕清风，几朵荷花，凝眸望去，绿叶，红花，随风轻轻摇曳。蜻蜓立在荷花上，静默如诗。蝴蝶飞来，落到我的相机上，不禁感受到天地万物的和谐。

有村民背着竹篮进入荷塘深处采莲。想起南朝乐府民歌：“采莲南塘，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荷塘与荷让人自然想到那些古老而美好的爱情。

不同于牡丹的雍容华贵，也不同于桃花灼灼其华的浓艳，荷花盛开，有“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有美而不自知的天然姿态，又有“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清新脱俗。美好的外表之下，是更为美好高洁的精神世界。透过荷，人们总能照见自己与世界、与人生、与智慧、与品格的某种永恒的关联。

其实在普者黑，不只是盛夏荷花绽放令人神往。每一季的荷花，都有吸引人之处。初夏花开之前，是“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初生荷叶连成片，在湖面上摇曳，灵动可亲。五月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天真。红色花苞若隐若现在漫天的荷叶丛中，随风轻摆。六月盛夏开始绚烂绽放，直至七月底。而到了深秋时节，荷退去苍翠之色，安静地沉入水中，以枯萎的姿态静候下一个轮回。

花开花落，犹如人间得失。是无常，更是宿命。大自然对人心的洗礼，就在于对生命本质的领悟，以自然之心对待无常。从盛夏进入秋凉，从热烈跌至寂寞。荷在时光与山水之中，不悲不喜，花期到来就静默绽放，花期结束就无声零落。

在阳光里，在微风中，伴有花开的声音，时光静谧美好。就这样在荷塘里待了一个上午，犹如一场温婉的梦。顺着荷田的圆石小径走出，我不禁再次拿起相机将荷花定格。而此时手中的笔却无法一一叙写那如梦如烟的荷塘和荷花的圣洁。唯有沉寂，做一株生命里的荷花。像暗夜的灯盏，照亮自己，也试图照亮身边的人。如此甚好。

语丝·五里湖

## “错误”可能更“美丽”

| 智明 文 |

闲翻旧杂志，看到一篇《美丽错误》的老文章，引发我写这篇不吐不快的小文。

这篇文章说的是1924年丰子恺发表的第一幅漫画。画面想必许多人都熟悉：一张小几凭栏，几上一壶数盏，却是空无一人，窗外帘卷，天上一钩弯月。画边题“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是非常典型的丰氏以无胜有的画面，句出宋代谢逸的《千秋岁·咏夏景》，“新月”又作“淡月”。此词并不很有名，但被丰子恺配上画面，却体现出了别样的禅意，有一种人聚无时，岁月如常的永恒之感。不能不说丰子恺毕竟是弘一法师的高足，所持意境的高渺。也无怪此画甫出就被朱自清看中，发表在他与俞平伯合办的一本杂志上，此后又受到郑振铎的夸赞。

这篇文章把“美丽”说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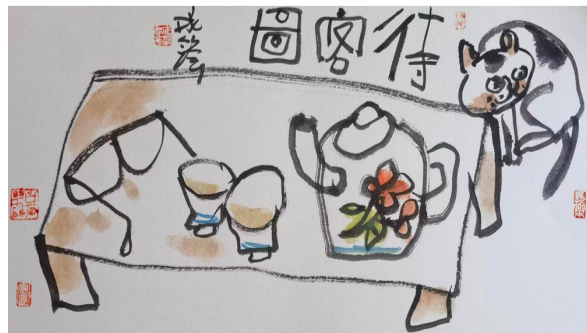
了，接下来的引申却让我觉得高明了。作者说，他因为喜欢这画，又格外注意到了它的细节。却发现画上画的并不是新月，而是残月。所以是个“美丽的错误”。新月、残月，是中国传统天文概念上按人在每月不同时段所见的不同月相所起的名称。对北半球来说，残月如“C”，新月如“D”。所以按丰子恺画上的月相，理当是“残月”而不是“新月”云云。

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讲究自然环境与人类精神的相通，翻开历代篇章“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杨柳岸，晓风残月”之类的名句随处可见。有意思的是，似乎“残月”远比“新月”多，“满月”更是最最少。是不是“残”字更有一种孤寂、清凉的意味，情感上与新月完全不同呢？而论画面呢，如镰

的残月，一样比胖乎乎的新月更容易构图，显得更有趣味。

纠结名画上的错误，是个老生常谈的题目，说得浅点这是审美与常识的分歧，争得大些就是美学上“真善美”之类永没有答案的辩论。像丰子恺这样的艺术家，他的方向是通过美而导向善，“真”在他们的眼里反而不会那么较真。艺术史上，往往越是有想法的大家，越会有不拘常情的地方，我们作为读者、观众，看得越多也越会明白这个道理。

有意思的是，在网上搜索丰子恺的这幅画，能找到题款不同的多个版本。看来画家本人也非常喜欢，在不同的场合多次画过。这些画构图一致，细节略有差异，但月亮却都是“残”的，不是“新”的。



待客图

插画 戎锋